

这阵还需康复,癸卯过年也略去了各种操持。当然如今也不需要多少操持,网购都很方便。躺卧久了不免胡思乱想,弥漫心头的多为旧时日常,父母工作,我们上学,家务都是外婆在操持,饮食日用,事无巨细,年末还总会给我们小孩子做双新棉鞋,这鞋底是晚上昏黄灯光下一针一线纳成,鞋身浆洗裁剪缝绱,完成了还要找鞋匠钉鞋眼,鞋底掌上轮胎橡胶增加牢固度,林林总总,当年只觉如此这些仿佛是外婆分内,如今思之,不要说样样事体做起来何其不易,就是现在这么想一想,写一写,长长短短都得颇费心思,桩桩件件皆碎碎片片地烦琐,却认真地烦琐着,方成。

从记事起,外婆也就是差不多我现在的年纪吧,至耄耋,天天琐琐碎碎,她却是不厌其烦,可能她觉得这是她的命,不必怨悔,去仔仔细细地做就是了,没有其它想法。虽然我从小就帮着做各种家



那帮人走街串巷,走过一个村子又来到另一个。他们原本没有固定的称呼,大人们通常称他们为玩杂耍的,或者耍猴的,但是在小孩子的眼睛里,他们是实实在在的马戏团。跟黑白电视上播放的一样,他们有表演喷火的,有变扑克牌的,有吞宝剑的,还有教毛猴算数的。

在村子里,这样的热闹一年只有一回。夏天河水高涨时,他们不会来。深秋树叶落尽了,他们也不会来。非得等到长长的冰凌挂在屋檐下,到了年根底下,那阵悠远的铜锣声才会从远处传来。他们一行十多个人,推着两辆平板车。大锣的在前面开路,后面的花脸吆喝着,通报傍晚的节目单。好奇的孩子们跟在平板车后面,望着里面花花绿绿的大木箱。他们感叹道,真不知里面藏了多少宝贝呢?看倦了平板车,他们又被那些奇形怪状的人吸引。他们大多化了奇怪的装束,走起路来没有一个正形。

位置通常选在空旷的大场上。搭好舞台,放一串鞭炮,一张张纸递到了孩子们的手中。孩子们也很开心,带着这项光荣任务,敲开一户户大门。

表演是不收钱的,也没有猴子拿着盆作揖。长发领班最先开演。他演唱了一段《好日子》。开口时是女声。妇女们掩着嘴笑。孩子们也跟在后面尖叫。紧跟着,一位细高个拿着点燃的棉花球上台,他猛吹了一口气,一条火蛇往观众飞去。空气中一股子煤油的气味。他又使劲地往天空一吹,火光照亮了半个大场。孩子们最开心的还是猴子表演。猴子翻了两个跟头,拿着一块红布绕着人群跑一圈,又窜到附近的杨树上,大喊几声,稳稳落在耍猴人厚实的右臂上。观众们热烈地鼓掌,气氛到了最高处。到这个时段,踩高跷,胸口碎大石,吞剑等危险项目陆续登场。后排的人都站起来,有的干脆爬到了树上。演到吞剑的高潮处,有个孩子喊道,那剑是假的。人们都笑,看着演员出丑。演员也不着急,缓缓从喉头拔出宝剑。他走到小孩面前,将剑递给他,你来试试。孩子吓得躲到大人的怀里。众人笑得更大声。

压轴的是那个花脸。他一出场穿着黢黑的戏服,脸上画着一张关公红彤彤的脸。他迈着方步,一个转身,回过头来,脸上是一张曹操白生生的脸。底下人叫好。那花脸背过去身,连续回头两

## 认认真真地烦琐

龚静

事,知过日子之烦琐和不易。手脚不停,当然学到很多生活技能,不过渐渐长大,不免觉得过日子的麻烦,尤其读大学时,从日常生活中逃离的念头波涛汹涌,读读小说看看哲学,领略领略美学何其脱俗,当然,其实从未逃离过,并且被日子收编,老老实实地柴米油盐酱醋茶着,哦,比外婆是多了几样,比如书,比如纸笔电脑等,其实也一样都是从零碎中缀出完整来。

写作得一个字一个字地写,画画得一笔一笔地描绘,不说工笔,单就写意,不是想当然地随意率性,胸中有丘壑,下笔才有山林,更不用说修改拾掇,字词句增删,点线面皴擦,方方面面马虎不得,必须认真地认认真真地烦琐,才能文气跌宕,方感气韵生动。和做饭家事相较,似乎有形而上下之别,其实在如今的我看来,共性一致,无耐烦之心之行,皆易粗率。

去岁的情形想必大家记忆犹新,医护在一线紧急救助,病患在医院或在家煎熬。在家的还是要庆

幸免疫力能和病毒较量一番。远方的画家朋友阳了之后,创作只能暂搁,身心双重焦虑。她说:“跟很多人一样,这段时间以来的生活质量很是糟糕,不管阴也好阳也好,那种以往生活里没有的啰嗦事占了很多时间……要弄盐米水漱口,泡柠檬水,煮姜枣陈皮水,牛奶鸡蛋肉菜,取快递喷酒精,频频洗手、喝水、戴口罩、测血氧,下单买这买那……烦不胜烦!一天天就这么无趣度过而

阳康后的体力精力下降,也没能创作和做事,每天都在浪费时间。”朋友的心情我感同身受,自己的情形与之相仿,照顾家人,饭菜汤水,寄送药品,各种琐碎。不过,我比较焦虑阳康后的依然有气无力,各种汤汤水水的每天倒还继续不厌其烦着,毕竟身体乏力,如何做事?相较朋友的焦虑创作,我可能比较颓唐了,写得动写,写不动就算了。自我安慰,反正做什么,都是认认真真地烦琐,烦琐烦琐地活着,也就释然多了。创作作品和日常琐碎,在社会价值系统里当然评判不同,其实细细想来,何尝不是某种生命的如一呢。既如此,汤水

次,那脸谱一次是蓝脸,一次是黑脸。底下的人看呆了。那正是凶神恶煞的钟馗。他啊啊叫着,在台前走了一圈,脸上像换着电视频道一样,不停变换着。橙黄、翠绿、桃红。就在人们万分期期待时,一个抬头露出本来的面目。一张清秀的书生脸。

结束后,人们满意地散去了。第二天清晨,长发领班出现在村子的中央。他穿戴整洁,身后背着一个大竹筐。孩子们看到他,都跟在他身后。他挨家挨户敲门。给钱的是少数。大多数人家拿出的是吃食。有的是六七个包子,有的是一盒云片糕,有的是一捆晒好的梅干菜,还有的是一提猪腿肉。领班在一座宅院前停留了很久。开门的那个姑娘,递给他一捧鸡蛋。他接过来,单留下一个攥在手里。他依靠在门柱上,一手敲开蛋壳将新鲜的蛋液倒入口中。小姑娘低着头,脸上通红。

晌午之前,这一行队伍收拾行装,推上平板车准备启程。他们走过一大片田野,消失在一处水渠旁。他们把热闹带去下一个村子,把寂寞重新留在了这里。

去年12月7日,我们去海南省儋州市人工海花岛旅游,记得入住那一刻,宾馆前排着一溜长队,一个个看核酸码,我们也不急,都三年了,适应了。

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时,花近一个小时登录“海南省健康码App”,我们早已成为久经考验的“老战士”。那天早晨走出酒店发现有点异样,工作人员少了,就两位,平时起码站着四五位,进出分离的隔离通道站也撤了。当我们游玩回来,噢,酒店大堂内外空无一人,所有常见栏杆告示板一个没有,五星级酒店的优雅气质一下子显现出来。我俩有点怀疑:不用掏手机了?不用测体温吗?走几步进入内大堂还是没有,见到有一位女服务员,笑脸相迎,我问,可以直接进去吗?她肯定地回答:可以啊!这时,似乎有一股久违的又说不出来的心情涌上心头。吃完自助午餐,我与爱人还有点不甘心,又乘电梯从住的最高层28楼下来,再出一趟酒店大门,来到

“开心的锣鼓敲出年年的喜庆,好看的舞蹈送来天天的欢腾。”太平盛世,天天都是喜庆的好日子。喜和乐,几乎分不开。欢庆的锣鼓声,传透着“喜”的心情和气氛。

一眼望去,“喜”和“鼓”具有同构性,都含有“喜”。这个“喜”,其实就是“鼓”的本字。字源显示,有豆形鼓架再添三只手掌的,表示众人击鼓;有鼓面竖立,上端标示牛形的,表示用牛皮做的鼓;也有鼓架左上击打工具的,表示擂鼓。“喜,陈乐也。”也就是说,“喜”作为鼓架是用来击打奏乐的。从民俗角度看,击鼓表示欢庆或庆典,驱邪避灾,祈求吉祥,由来已久。那

一天地变化一点,完成一点。回身室内家务或键字,汤汤水水,字句段落,修修改改。似乎室内室外颇有共情感。

如今若德国华裔哲学家韩炳哲所谓的“功绩社会”,人人都希望展示自己,真实或者虚假,总之吸睛吸粉吸流量,3分钟视频,九宫格朋友圈,当然也符合被看见被承认渴望放大存在感的人性,大多难免,程度不一罢了。只是在这种功绩性展示中,磨平烦琐的过程细节,好比磨平岁月的皱纹一样,成为某种技术操作,似乎也磨去了人的耐心和关注度,或者说磨去了生活的另一部分,可能是那部分反倒是人生的基石。不必提炼成诸如工匠精神之类,以余之陋见,认认真真地烦琐着,方为生活之几乎所有。

而无论何种烦琐,其实是齐一的,无分别。

早上上班,抬头看见丝丝的柳絮开始飘起来了。北方的农村没有什么名贵的树种,除了杨树就是柳树最多,间或有些槐树或者枣树。

我对柳树的情结更多缘于儿时的记忆,老家胡同对面的邻居家有一棵特别大的柳树,树冠肯定有上百平方米,下面有几个被大家乘凉磨得溜光的石头,那时的夏天,没有空调、电扇,那个地方是疯跑以后最佳的休憩地。大一点的孩子还会做柳笛,选好粗细适中的柳条,用小刀开口,然后使劲揉柳条,最后空管而出,再修整,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,竟然自己做好后还可以吹响。上学后读到“羌笛何须怨杨柳,春风不度玉门关”的诗句时,感觉一下有跨越千年的共鸣感。

柳树发芽,总是作为春天来的标志:不管是五九六九,河边看柳,还是不

所”的要求。其实下飞机就知道这道“命令”也取消了。18日晚上寒风凛冽,我们馨巢书屋《红楼梦》精读会九位书友都是“廖团长”一起买的,真担心这么冷天在外面等候,“文齐武不齐”可咋整?跑到文化广场入口处的阶梯上下不见一个人,咦,都阳了?不来了?于是我往里走,平时这里先扫场所码,进去再看健康码,最后才验票。现在一切皆无,直接到了温暖的大厅,只见人声鼎沸,东一堆人西一堆人。检票口再往里挪了几米。九位书友都来了,快留个影。音乐会由张国立主持,他开场说了一段话,真让每个人要哭出来:“今天肯定有许多人来了,他们不是不想来,而是怕‘阳’传给了他人,我们要给他们鼓掌,(全场响起了齐刷刷掌声)这样的品格令人敬佩!同时,我们更要为今晚现场的观众

鼓掌,这该冒着怎样的风险前来听。我们明天回北京了,今晚我们一定呈现最好的状态。”

终于度过2022年,医院的急诊、住院高峰也渐渐过去。1月16日上海市内唯一一家女性书店馨巢书屋的《红楼梦》精读会”也迎来了虎年最后一场。会有读者来吗?哪知来了十二位,既有老读者,还有慕名而来的江西籍新上海人。我进入建国中路10号创意园,三年来必须扫码进场,现在也是畅通无阻,直接进入书店二楼挂着王立平老先生专门题写“常梦红楼”的大教室。哇!喜气洋洋,那天从下午读书到竞猜题目、抢红包到书写对联“福”字,离开时早已万家灯火。

畅通无阻,回归日常,心情舒畅,兔年加油!

么,在“喜”下面加上“口”,又增添了怎样的含义呢?这个“口”表示的欢笑或欢呼,带有点喧哗的意思。又是锣鼓喧天,又是大声欢呼,该是多么快乐欢庆的场面。“喜,乐也。”可

## “春分之音”铿锵澎湃

——趣解汉字“喜”

沙水清

见,“喜”其实是“嘻”的本字。在字形演变中,“喜”的欢乐意义保留下来,再添上一个“口”,把“喜”发出欢笑的情态送给了“嘻”。

如同鼓在不同时期、不同场景有不同的使用方法,“鼓”的字形相应地

也有不同构造方式。这也印证了认识论的基本规律,即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反映。说每一个汉字就是一部文化史,不正是因为汉字以象形为特征的认识论意义吗?“人喜则斯陶。”在“喜”的字形书写中,还有“澎”下面加“口”的,突出了“鼓”的澎湃声响,这同样反映了一种欢快的生活场景。

“鼓,郭也。春分之音。”在讲究天人合一的农耕时代,人们敲锣打鼓,表达喜气洋洋、开开心心的心情,在人神共欢中,期盼来年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万物欣欣,蓬勃生长,铿锵澎湃的“春分之音”,传递的不正是“喜气洋洋的幸福之声吗?”



一江一河展新貌(局部) 丁小方 丁阳

知细叶谁裁出,二月春风似剪刀。柳树就是谦虚和低调的象征,也正是因此,才让更多的人言柳记事:志南的“沾衣欲湿杏花雨,吹面不寒杨柳风”是踏青时节的柳树,晏几道的“舞低杨柳楼心月,歌尽桃花扇底风”是年少轻狂的柳;徐志摩的“那河畔的金柳,是夕阳中的新娘”更是情人眼里饱含爱意的柳;陆游的“梦断香消四十年,沈园柳老不吹绵”则是历尽沧桑的柳。

## 关于柳树

袁殿文

古人种柳树,因其易活,古代的文化,让柳和留成了谐音,演变成一种含蓄而深沉的情感,折柳送别一度成为一个仪式,所谓“一溪烟柳万丝垂,无因系得兰舟住”。

水利万物而不争,故上善若水。柳树在低调和无言中,得到了大家的认可,实际这也正如人生的哲理。

## 畅通无阻 回归日常

许树建

这里先扫场所码,进去再看健康码,最后才验票。现在一切皆无,直接到了温暖的大厅,只见人声鼎沸,东一堆人西一堆人。检票口再往里挪了几米。九位书友都来了,快留个影。音乐会由张国立主持,他开场说了一段话,真让每个人要哭出来:“今天肯定有许多人来了,他们不是不想来,而是怕‘阳’传给了他人,我们要给他们鼓掌,(全场响起了齐刷刷掌声)这样的品格令人敬佩!同时,我们更要为今晚现场的观众

## 十日谈

烟火人间 责编:殷健灵

我回归的日常就是:打打拳,读读书,追剧。